



周官析疑卷之十九

鬯人

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壇用大鬯祭門用瓢
齋廟用脩凡四方山川用鬯凡裸事用概凡鬻事
用散

所共鬯器自社壇始而不及園邱方澤以祀五
帝太宰贊玉幣爵祀大神祭大示太宗伯泄玉
鬯經有明文也祭天雖用陶匏至周則質文並
用而有玉幣玉鬯猶大裘之被以袞衣耳 羣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儒爭為臆說或云飾非設中乃飾鬯脩概蜃之
器或云卽以雷文蜃漆為飾不知器既成則濯
概而已無所用其飾未成而為雷文用蜃漆則
工人之事耳俱不可通 廟疑當作望廟用六
彝已見小宗伯職又詳司尊彝職如地官委人
掌公邑家稱
職不列公邑家稱之積 而此經備列裸事不
宜遺五嶽四瀆也 李光坡曰以鬻辜祭四方
百物今既有四方又曰鬻事者蓋專指百物以
用器有異故別言之耳



雞人

大祭祀夜呼旦以詔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

祭祀致齋三日。凡與執事者皆宿於齋宮。故夜呼旦以叫之。喪紀則百官同次於王宮。不待言矣。豈大賓客會同及軍旅將發之前夕百官從行及待事者亦不敢宿於家與。非然則雞人下士一人非百官羣聚不能徧叫也。抑雞人唱之。仍有遞相傳者與。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二

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

不曰告之日而曰告之時者。用事有早暮。如春朝朝日。秋暮夕月之類。

司尊彝

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裸用罍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賈氏公彥謂彝尊各二。皆一以盛明水。一以盛

鬯齊非也。祭有明水以存太古之意。多陳之無謂也。禮運玄酒在室，醴醖在戶，粢醑在堂，澄酒在下，則明水獨陳於室中明矣。周官所頒職事，惟具等威器數之大者，其儀節多不詳，未可以五官中未見明水所貯之器所陳之地而意爲之說也。
司烜職止載共明水火而明水所陳之地明火所用之事亦不具

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禋用虎彝，雝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三

方舟曰：以此經證之，宗伯職六享之義始明。蓋追享謂大禘及禘，皆追遠之祭，卽宗伯職所謂肆獻裸也。朝享謂免喪朝廟之祭，卽宗伯職所謂饋食也。周官每同事而異辭，以互發其義。蓋因此經以見宗伯職所謂肆獻裸乃大禘與禘，追享遠祖之祭，所謂饋食乃免喪朝廟之祭。又因宗伯職以見大禘徧獻毀廟之主，異於時禘及禘，以禘爲主朝享，自饋食始之義也。但此經朝享亦有朝踐，宗伯職獨言饋食，豈自饋食以

下禮皆備而朝踐之禮簡畧遂獨舉饋食以爲名與免喪吉祭宜微異於喪祭之饋食或畧具朝踐之節而不備其儀猶凡祭皆有血腥爛熟而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熟也五齊以實彝尊則彝之

實爲三酒可知矣。彝爲諸臣所自酢則獻尸亦

酌於尊而不用三酒並見矣。彝言有舟則知尊

之下無舟矣。尸則兼人道天子之尊廢禁故仍

其故尊言有彝則知彝之外無彝矣。裸於室無爲備諸臣

常也尊言有彝則知彝之外無彝矣。爲備諸臣

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經有明文彝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二齊四彝二所謂八尊也。裸用鬱齊則朝踐饋

食所用者四齊可知矣。彝必用二者一貯明水

也。尊必用二者王后分酌戴記云君西酌犧象

夫人東酌彝尊。雖所傳與此經異亦夫婦不相

襲之徵也。劉捷曰朝享當爲免喪朝廟之祭

卽儀禮禮後所云吉祭猶未配也。蓋追享爲事

上祖之終朝享爲事新陟王之始時祭之外莫

此爲重。注疏皆主月朔朝廟之祭但祭前尚有

告朔於明堂祭後尚有聽朔事若依四時常祭

之禮則必窮日之力乃可終事以義測之宗廟之禮所以繁重而難舉者惟王后交獻與尸相酬酢及羣臣之旅酬耳告朔外事非禴祠烝嘗之比后不宜與又每月常祭必如奠告之類不復立尸若如四時禘祫致齋散齋立尸凡獻酬儀節一切不舉故可兼舉告朔聽朔禮事耳

天子之禮皆以十二為節故掌客職諸侯長且十有二獻而况享先王乎特牲饋食疏天子大祭與禘九獻上公亦九獻參伍經傳二裸朝踐未知所據恐亦未可信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五

饋食醑尸王與后共八獻無可疑者後此疑二

王後統外諸侯為九獻二王後不在亦外王朝

異姓公卿大夫為十獻長兄弟為十一獻外諸侯內

公卿大夫同姓嗣舉奠為十二獻祭之節目無

大於此者考之經記似尚為可據

大喪存奠彝

存與諸子職存游倅之存同蓋存而不用也虞

而立尸始以神道事焉魄體在殯不忍遽以神

道求之故凡奠皆陳尊而存彝以不裸也與鬱

人義正相發蓋喪奠則存而不用及葬乃埋之
○鍾琬曰注疏以存爲省省牲獲祇滌濯大小
宗伯之職也此職惟掌陳器并無省祇事

大旅亦如之

大旅上帝及四望四望本宜用祿以大旅主五
帝且徧於上下百神故不用祿此禮義之所以
深而通也

司几筵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六

封國命諸侯禮極重而序列朝覲饗射之後以
其事不常舉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此專言王祀先王之昨席也注兼言神席蓋因
下經於諸侯舉祭祀之席謂無轉遺先王神席
之理不知天子之席極於五重舍甸役熊席喪
事葦席而外凡事皆席五重斷無先王神席反
減於五重之理則不言而可知也若諸侯之席
三重而神席與昨席又異不得不並舉以明之

且天子不言神席之義。得此互證而益顯然矣。記曰鬼神之祭單席。蓋異代之制也。若周制則宜特著之。

諸侯祭祀席蒲筵。續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八。

此曰諸侯祭祀。下經萑席後。又曰諸侯則紛純。則筵國賓以前三者皆諸侯在國之事。而甸役以下乃別言王朝之禮明矣。

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八。

先鄭以國賓爲老臣。後鄭謂諸侯來朝。卿大夫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七

來聘皆非也。按覲禮戶牖之間。天子之位設焉。斷無諸侯與孤卿大夫之八筵。而設於牖前之義。且天子之席五重。此承上文諸侯席三重之後。而曰亦如之。亦不可通。惟諸侯之國。乃有筵賓於戶西之禮。見聘禮戶西即牖前故特稱國賓以著此。上三事皆諸侯之禮。而下文甸役喪事。乃復言

王朝之禮也。何以知其非王國之賓也。此職首舉大朝覲大饗射。無爲更言王國之賓。而此承上文三重席。而曰亦如之。則爲侯國之禮無疑。

矣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
紛純每敦一几

黼純紛純專指萑席而言 柏席疑殯時加攢

木上攢木加塗若無席則及葬時簪抗木下者

蓋幕之類不可塗

檀弓椁柏以端長六尺殯席抗席皆加於椁上
卽不改字舉柏以代椁義亦可通但康成謂藏
中神坐之席則無據耳肆及壙中安得別有神
坐藏中別爲宮室而具神坐秦漢以後始有之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八

康成改敦爲燾固未安而以爲棺在殯及窆
加見時每覆席則一几雖無所據猶事理所或
有項氏安世王氏應龍乃謂盛黍稷之敦每敦
一几則謬矣凡鼎俎簠簋皆同陳而獨於敦設
几且每敦一几何義乎此蓋簡錯文有脫誤不
可強爲之說也

天府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
陳之既事藏之

玉鎮蓋先王所執以祀天神。人鬼地示。涖朝觀會。同凡圭瓚。同瑄之類。手澤存焉。後王不忍復用。而登諸天府。以鎮撫社稷。非爲其物可寶貴也。大寶器則自古法物。及玉足以弭水旱。珠足以禦水戕之類。康成謂玉瑞玉器之美者。義似偏狹。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羣吏之治。諸官之屬。各層累而考察之。以達於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九

冢宰而天府以受治中。亦得與議焉。蓋唯恐或失其中。而諸官所考冢宰所聽。或有未詳。則生民將受其病。故臨之以天地祖宗。雖上士之微。所見亦得直達於王。而與冢宰相可否也。三王之世。竭誠以求民隱。多方以致直言。如此。曰及則已。包遂與公邑。疏謂不言者。文畧非也。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嫩惡。

不曰歲終。而曰季冬。與前上春相應。以表夏時也。夏數得天。故祭祀蒐狩。仍用夏正。而見義於

天府以爲五官之通例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地官獻賢能之書秋官計獄弊訟及邦之盟書
皆登於天府而不見於此職何也此職載藏治
中以詔王察羣吏之治也載受藏民數穀數以
祭天之司民司祿陳玉而與執事也若賢能之
書獄訟之計盟約之文其得失當否天府既不
糾察又不與執事是以散見於三官而不詳於
本職耳 李光坡曰秋官有司民之職孟冬祀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十

司民司寇獻民數於王然則地官有司祿之職
獻穀數者必司徒也

典瑞

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舉朝日而不及夕月者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禮
神之玉同則所執之圭亦同可知然魯語大采
朝日少采夕月則其他服器牲幣亦有異者

賈誼云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此歲祀之常也觀
禮殷同王帥諸侯拜日於東門之外蓋發大政

而特舉以肅羣侯黃氏度謂每日而朝妄說也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
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
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

於王舉朝日則祀天地宗廟不必言矣於諸侯
舉朝覲宗遇會同則祭祀不必言矣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不曰旅五帝而曰旅上帝者四時迎氣及國有
大故而徧祀五帝孟春之郊季秋明堂之享皆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十一

用之 李光坡曰大宗伯六器與六瑞六摯相
次則蒼璧黃琮或初致其神奠玉而禮之如執
摯以見者故曰禮天禮地此四圭有邸兩圭有
邸與裸圭有瓚爲類則邸當亦瓚屬表記曰柜
鬯以祀上帝則此邸疑或注柜鬯者雖不以裸
而奠以享神故曰祀天祀地推之下文圭璧者
是於圭頭爲器如璧璋邸射者是於璋頭爲器
如邸而射皆挹鬯爵也鄭氏見大宗伯有蒼璧
黃琮之文此官無之而別云四圭有邸兩圭有

邱遂以蒼璧所禮者冬至圜邱之祀四圭則夏
正郊天黃琮所禮者崑崙之祭兩圭則神州之
神又合而一之曰蒼璧爲邸四圭託焉黃琮爲
邸兩圭託焉更無他據今且闕之

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

於先王言肆於賓客言裸者宗伯職以肆獻裸
享先王以裸代禘故於此言肆以明凡祭皆有
裸也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三

或以周官每以四望與山川並舉疑非五嶽四
瀆非也山林川澤邱陵墳衍皆有兆而五嶽四
瀆四瀆尤地示之尊者故別言之小宗伯職有
司將事于四望曰于則以地言之而不得泛指
他神示明矣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

李光坡曰掌節之節守國行道之用也典瑞之
瑞作事之信也先儒或謂瑞卽節誤矣
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

臨川吳氏以後世陵冢發掘謂以玉斂必非周公之法非也含斂用玉備見古籍不獨典瑞職具此五帝三王之法皆以漸而詳蓋必事遭其變物見其情然後制法以爲之防當其情之未見變之未生不能每事而逆料之也周道旣衰陵夷至於戰國冢人墓大夫之職廢而後有掘冢之姦漢以後海內無主亂賊公行遂至禍延陵寢春秋之世井堙木刊以爲極暴稱舍於墓師遷以懼敵實未敢踐蹂也况三代盛時天下

有王諸侯軌道何由豫知後世至有發掘之禍乎且自秦以後下穿三泉內備宮觀金玉重寶充滿其中故啟亂賊之悖心若僅如周公之法斂用六玉含兼珠貝所直無幾雖亂賊亦不肯以微利而冒大惡也

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祭祀賓客則始終奉之俟事畢而藏焉若聘使所執有司所用喪紀所需則惟出之時共奉之以付其人其應反者則俟其人之事畢而自反

之也

典命

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大行人掌客及覲禮王禮諸侯止分三等而此曰五儀者送逆宰積燕賜之禮若分而爲五則不勝其煩故以三等差之然執玉不同則侯伯子男先後自別不礙其爲五也五等謂公孤卿大夫士也注謂自四命至不命爲五則三公孤卿不在諸臣之列且曰五等之命則不宜數不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十四

命之士明矣經言諸臣五等之命非謂諸臣之命止於五命以下也舉王臣則下該侯國疏謂專據諸侯之臣益誤矣公卿大夫降殺以兩王朝大夫四命則上士宜再命又四命兼中下大夫則中士下士宜同一命鄭賈之說不惟無據理亦未安

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

皆以五爲節

王氏應電之說非也。如其言是命三而儀亦三也。蓋侯伯子男至衆同時而朝。覲會同且與王。大臣之命數相間。則禮之數亦有所窮。故約侯與公。伯子與男而一之。然此特王禮諸侯之一節耳。至於諸侯卽事。服冕車旗各異。安得不別之爲五儀哉。記曰禮深而通。又曰禮粗則偏。治經者當於此等求之。公易氏祓謂周惟杞宋公爵而未嘗爲伯。九命作伯。蓋如周召分陝之類。非也。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五

分陝乃遙領諸侯。非出封之比。宋微子以上公而尹東夏齊太公以大師而征五侯九伯。則以上公而爲方伯明矣。史記於太公出封未著其爲公爲侯。但周公召公之子始受封。故爲侯爲伯。太公以三公之長而身受封。無降而七命之理。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周官公孤不列職而其名散見於他職此曰公
之孤則知凡曰孤卿者乃王之三孤矣。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去

之孤則知凡曰孤卿者乃王之三孤矣。

周官公孤不列職而其名散見於他職此曰公

周官析疑卷之二

司服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亦如之謂冕之旒數及衣裳鞞舄之制皆同若

夏秋迎氣之祭決無服大裘之理屨人職四時

之祭祀以宜服之而况裘乎如卿大夫之凶服加以大功小功於

士日其凶服亦如之而不言加總以士服無降殺加總不必言耳

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一

祀則玄冕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此職先四望

山川而後社稷五祀何也以宗伯職見社稷五

祀雖祭用希冕而非小祀又以此職見宗伯職

所謂五嶽兼四瀆四鎮其下山林川澤乃羣小

祀也。用此知冕服之用各依類以取義而非以

主服之尊卑為事之輕重大裘象天之色且取其

質也。衮冕先王之尸服也。鷩冕先公之尸服也。

鷩於太廟射共祀事故從享先公之服而用鷩

凡焉虎雉山川之所生也故祭四望之服用之粉
米所以養人黼取其斷黻取其辨皆以象人事
社稷五祀禮通於上下乃人事之最切近者故
服以祀之羣小祀之類甚繁玄冕衣無文惟裳
刺黼則天神地示人鬼無不可以祀矣如以事
之輕重爲差則太廟之享豈宜輕於五廟四望
社稷五祀豈宜輕於饗射哉 公之服自袞冕
以下如王之服則王備十二章可知矣享先王
以袞冕則祀天地以十二章之服可知矣不敢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二

服三辰之章以祀先王與不敢以袞冕祀先公
其義一也郊特牲及明堂位皆特舉旂之章而
不及於服者旂有旒而設日月乃周人創制若
服之備十二章則遂古如茲不必言也 典命
職上公九命爲伯其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則
袞裳九章所謂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上公之
服也天子法天以十二爲數蓋日月星辰麗天
非人臣所可服 是其禮也 其禮也 其禮也

凡弔事弁經服

凡弔事弁經服 凡弔事弁經服 凡弔事弁經服

夏官弁師職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璣象邸玉笄
外此惟舉弁經韋弁蓋凡弁皆以皮爲之故弁
師及此職皆無爵弁蓋以爵弁製法一與皮弁
同惟其色微異耳其詳宜覘於冬官冬官旣亡
韋氏之記亦闕謹以此職相次之文義及弁師
之製法參考之蓋皮弁者弁之正也故天子以
視朝諸侯以聽朔兵事之弁則外必加胄春秋
傳郤至免胄則內有弁可知附注用韎韋則弁
宜同色若中有玉璣象邸玉笄則胄不可加矣

故專用韎韋示與皮弁之五采及玉象異也田
事雖習武而無所用胄其弁不可以加胄而止
可以冠故曰冠弁示與韋弁異也傳記於田事
皆不曰皮弁而曰皮冠則其采飾璣邸必微異
於皮弁而今無考矣凶事則曰服弁者惟有服
者可冠不獨無采無玉且以布爲之冠武同材
其制各異而以弁名者大體與諸弁同也弔事
弁經宜素弁加環經而記云天子之哭諸侯爵
弁經紂衣則未知何代之制總之六冕則冕同

而衣異。三弁則弁異而衣同。其大畧也。

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後儒遵守於喪禮之大經。孔賈作疏。惟宗鄭注。後儒遵守於喪禮之大經。承誤而不知其非者。約有數端。猶幸其綱領尙存於此職者。一可徵。參以儀禮戴記。其舛誤可辨而正也。注謂圻外之民爲天子無服。不知曰國君者。以明大夫君則其臣有服。而民無服耳。溥天下之。皆天子之民也。諸侯爲天子牧民。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四

則民爲之服。而况天子乎。廢成旣誤。謂無服。故注檀弓篇。遂云三月天下服。專指侯國大夫服。總衰而言。獨不思文承國中男女服之後。則謂天下之民明矣。使服者惟侯國之大夫。則宜特文以見之。而漫曰天下服。使習其讀者。第知天下之民皆服。而不知服者惟侯國之大夫。記禮者不宜若是之憤憤也。喪期之變。自漢文帝始。詔曰。令到由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娶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則漢文帝以前天下之民皆斬衰。

三月不得嫁娶祠祀飲酒食肉無疑矣。又謂公卿大夫士之妻爲王齊衰期於后無服侯國之命婦於夫人亦然蓋因喪服無明文黃氏榦臣爲君服圖亦未叙列耳然此職曰爲天王斬衰爲后齊衰而昏義申之曰服父之義也服母之義也公卿大夫士視后猶母爲后服母之服而其妻則無服可乎古者嫂叔無服而於娣姒則以同室而生小功之親外命婦爲王服而於后轉無服可乎周官凡稱大喪皆謂王后也內宰

凡喪事佐后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春官世婦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暮哭者內司服於九嬪世婦外別共凡命婦之喪衰正謂公卿大夫之妻耳可以後儒無稽之言而廢周公之典法哉儀禮不杖朞章曰爲夫之君蓋以婦人爲君且有服則后夫人不待言耳禮經中文畧而義該者如此類甚多則外命婦於后夫人並不杖期無疑也又據儀禮總衰七月章謂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

故有服而士無服。不知總衰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大夫服此。則士正服。小功無疑矣。卽如此職於大夫。曰其喪服加以大功。小功於士。曰亦如之。遂據此。謂士無總服可乎。若以接見天子爲義。則諸侯之大夫。固有未達於王朝者。有雖聘。頰而不得接見天子者。小行人職。大客則僉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是也。諸侯之士。有從君而達於王朝。且任之以事者。掌客職。凡介行人。宰史皆有。宰。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

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是也。且使從君。朝。覲。適。遭。大。喪。卿。大夫。皆。總。衰。庶。人。縞。素。而。士。獨。服。吉。可。乎。程。朱。治。經。多。盡。屏。漢。儒。之。說。者。以。折。衷。義。理。決。不。可。通。故。也。小。羣。儒。曲。護。舊。說。亦。約。有。數。端。一。則。謂。庶。人。爲。國。君。齊。衰。又。爲。天。子。齊。衰。則。爲。貳。統。而。例。以。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不。知。爲。人。後。者。服。雖。有。降。而。無。絕。也。若。圻。外。之。民。無。服。則。竟。絕。之。於。天。子。矣。况。民。爲。國。君。非。爲。人。後。之。比。大。宰。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

牧以地得民則雖諸侯不過爲天子繫屬此民與師長主友之屬等耳故侯國有災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必待太司徒之令大宗伯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裁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小行人所至之國札喪則令賻補凶荒則令賙委師役則令槁禴皆所以救民之死病也天子保民如子而民戴之如父母一旦天崩地坼而不爲數月之服不惟義不可以苟止而情亦不能苟安如以貳統爲嫌則男子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七

爲父斬衰又爲君斬衰婦人爲夫斬衰又爲長子斬衰亦爲貳統矣母乃害義傷教而不卽於人心乎一則謂婦人之從服必降於夫夫爲后齊衰期妻不宜同獨不思父在爲母期而婦爲姑亦期婦爲舅姑同服期而不問子之斬與齊則外命婦爲王后君夫人同服期而不問其夫之斬與齊王后之喪外命婦之喪衰哭位備見於諸官而可以臆說亂之乎一則謂諸侯之大夫旣降爲總衰不宜庶人轉承以齊衰不知服

之輕重義各有當。大夫之降爲總衰，以不得土
比於王臣耳。若民則天子之民，義無所嫌。故期
而以三月而齊衰不降，猶旁服有大功小功而世
適之於高曾並齊衰三月也。禮以義起而緣人
情，學者反求其本，則於一曲之說，昭然若發矇
矣。

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
其首服皆弁經。

注謂錫衰無事其縷以公卿職近而情親衰心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八

自內而發，總衰有事其布以諸侯人衆而地遠，
其衰心由外而起，非先王之禮意也。內外尊卑之
體殊，則衰不得無辨。其衰之輕重淺深，則視乎
其人與其功德耳。王爲士服，蓋五服內同姓及
故舊。公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
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
服。

鄭注九章之說羣儒辨之詳矣。而學者終以三

辰之服未見於經爲疑。不知六典乃設官分職之大經。故服物采章文多不具。卽禮之大節亦彼此互見。未嘗舉一事而備其全。故端緒難尋耳。如三夫人不列職而見於酒人。公孤不列職而見於朝士。射人朝士射人職不明著其爲王朝之孤。而以典命公之孤。四命見之是也。卽禮之大節亦有五官宜見而無見者。以冬官闕故也。如中車職小喪共匱路而天子之龍輶無見。凌人大喪共夷槃冰而王后世子及夫人羣王

子以下之槃無見以大喪小喪之匱路及冰槃之制必詳著於冬官也。此職第言裘而不及裘以上之三辰第言裘以下鷺以下毳以下玄以下而不及其繪繡之物則亦具詳於冬官可知矣。或以玉藻王被裘以象天爲疑。不知彼乃裘之譌也。惟大裘純黑故以象天之色。若被裘則非所以象天也。魯語天子大采朝日或祀天被裘以示質朝日則黻十二章以盡文故曰大采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

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總承孤卿大夫也。注不別白。就卿大夫而言。鄭氏鏗因此謂自孤以上不服。謬矣。天子諸侯乃絕旁期。周官文畧而義詳於王曰。凡凶事服弁服。未別其爲何服也。於卿大夫曰。加以大功。小功。則天子諸侯服止齊。斬具見矣。於諸臣曰。爲天王斬衰。爲后齊衰。則

侯國之臣於君夫人視此。而外此皆自爲其親戚具見矣。總衰之名於王爲諸侯見之。孤卿大夫。加大功。小功。而士無降服。則加總不必言矣。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

獨舉大祭祀。大賓客者。專以所奉言。小祭祀。小賓客。則共其服而不親也。節服氏所掌。惟裘冕。雖次祀之服。不與焉。蓋其差如此。鍾晚曰。祭祀賓客。不言次小。以王或不親也。孝經所云。不敢遺小國之臣。謂隨大國之臣。旅見而各以其

藉禮之耳。小行人於小客受其幣而聽其辭。則王不親見者多矣。賈疏未安。

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廋衣服。皆掌其陳序。

司服通共喪紀之衣服。而玉府又共復衣裳。必王之所常服也。典瑞通共喪紀之玉。而玉府又共舍玉。必王之所愛玩也。此亦事死如生之義。

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十一

百神之兆。非胥徒四十人所能修除。故必徵役於司隸。此臨祭而守厲禁。其事簡。所帥之屬。即胥徒也。

守祧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

則文武在七世之內。本為祧廟。八世九世則別立

世室。而祧主藏焉。廟既增立。則守祧者亦以時

增疏。乃謂奄八人守七廟。及姜嫄廟而不得更

增文武二廟。則固矣。

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
疏因司服有大喪共奠衣服之文遂謂尸不服者以爲奠衣服不知喪祭未虞以前不立尸故有奠衣服若吉祭則設其裳衣乃以授尸無爲更奠之也

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堊之

典祀注脩除謂芟埽之

禮記春秋脩其祖廟管子抱蜀不言而廟堂自

芟草萌除塵壤

有司脩除之卽典祀帥其屬而脩除徵役於司隸而役之也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十一

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隋與服之藏各異而不別言之者隋非埋藏必致腐敗衣則常留以共祀事無待於明言也

世婦

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

女宮卽本職及舂人饁人所轄女奚也以列職

於宮中故曰女宮司隸以罪入舂槁者不在此

列宗廟之棗盛祭器之濯漑乃以付盜賊之子

女可乎先鄭云比讀爲庇具也下言具則比

不得爲具故後鄭不從

凡王后有攢事于婦人則詔相

覲禮天子於諸侯無拜法而當喪則答拜觀顧命康王之誥則不獨二王之後爲然后所答拜亦不獨二王之後之夫人王之世母叔母姑姊妹及王師傅之妻以禮見皆當答拜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則命婦皆受命於君而后夫人無爵命婦人之理先鄭及疏之誤先儒辨正甚明而王氏應電反據以破後鄭謬矣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三

凡內事有達于外官者世婦掌之
以是知爲公卿大夫士之妻有齒德者備官王宮而非王之嬪婦也

內宗

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

天官內宰內小臣九嬪世婦春官世婦五職皆言后之祭祀至內外宗始揭宗廟明外事后皆不與也於疏且卑者見例則其上可知矣 於內宗特著薦加豆籩則王后親薦而九嬪贊焉

者為朝事饋食內羞之豆籩可知矣。尸告節主
人鬻尸後
主婦復薦籩豆故曰加康成以籩豆為加故并
以所獻之爵為加爵本無可譏而羣儒紛紛排
擊過矣

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亦如之

內外宗各有專職有兼事薦加豆籩內宗之專
職佐傳豆籩則兼事也佐后薦玉豆眠豆籩外
宗之專職以樂羞齋則贊其兼事也。九嬪贊
玉齋九

嬪贊后玉齋薦徹豆籩而外宗復佐贊何也九
嬪贊后於正薦之時其奉齋與玉豆以入於室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十四

而待陳者則外宗也外宗佐薦玉豆內宗薦加
豆籩而朝事饋食之豆籩奉以入室無明文何
也豆籩之徹也內宗佐傳於外則其陳也奉以
入室不待言矣豆籩之陳無文何也其徹也后
猶親之而九嬪贊焉則親陳不待言矣曰佐
傳者以正傳者外宗也特牲少牢敦黍敦稷主
婦親薦徹者皆有司春官世婦掌達內事於外
官則徹玉齋遞傳而下者亦有司也故使外宗
主之皆禮意之微密也但言佐傳豆籩者外宗

職以樂羞齋則贊則傳玉齋不待言矣。

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王哭諸侯內外宗不宜序哭必王之周親也。疏以薨於王國及本國爲別誤矣。異姓庶姓雖薨於王國王親哭之使卿大夫弔可矣。王之周親雖薨於本國而內外宗皆有連焉不序哭可乎。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注疏及王氏昭禹說俱未安若外諸侯惟后之父母或有奔喪之禮而絕無見於經傳卽如漢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五

儒之說以公卿爲內諸侯苟屬異姓庶姓及同姓之疏遠者后亦不宜往弔也。若卿大夫爲王伯叔父兄弟親兄弟之子卿大夫之妻爲王之姑姊妹王后不臨其喪可乎。世婦內宗所弔則在之同姓而疎遠婚媾而切近者王后之弔僅一見於女巫職而他無及焉。何也。內宰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內小臣祭祀賓客喪紀擯詔后之禮事則弔事具矣。

外宗

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玉豆，豆。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

曰贊。王后薦玉豆。玉豆，豆。籩。則籩無以玉飾者，可

知矣。

明堂位止言玉豆，他書亦無言玉籩者。蓋豆，木器，可用玉飾。籩以竹制，各有宜也。惟

籩無以玉飾者，故先獨舉玉豆而後別言豆籩。

王后所親薦爲朝事饋

食之。豆則加豆羞豆，無以玉飾者，可知矣。九嬪

贊玉。籩此曰以樂羞籩，則贊則惟玉籩特以樂

薦，又可知矣。經於玉，凡玉爵玉敦玉籩。

玉籩注云用玉

敦，玉敦，盛血以待敵，則爲木器，明矣。

每特文以見而疏謂凡王之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共

豆籩皆以玉飾，未知何據。

王后以樂羞籩，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

不曰及徹亦如之，而曰及以樂徹，不曰王后羞

籩則贊，而曰王后以樂羞籩，則贊者，明羣小祀

不用樂，則薦豆羞籩，后或不親，而外宗亦不贊

也。籩不言贊徹者，說見九嬪職。

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內宗王族之女也。故后有事則從，外宗則少疎

矣。非諸臣之配偶，則子婦也。凡內事達於外官

者以宮卿世婦掌之義亦如此且人數按內宗
爲多故可兼佐宗伯若王之姑姊妹女子子多
降於外諸侯在王都者必甚稀也
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

宮中小祭祀內宗不與而外宗掌之以人數多
可番代也而內宗數少故惟從王后而不贊宗
伯之義益明矣

大喪則序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序內哭者與內宗聯事外則其專職也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七

冢人

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

春秋躋僖公三傳皆以父子喻君臣非謂兄弟
可以亂昭穆也自朱子以齊桓公四子皆立爲
君若以繼序爲昭穆則祖以上皆無廟祀其論
定矣賈疏義不可通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

居左右以前後非左右排列也如文王之子則
皆附於左而爲昭武王之子則皆附於右而爲

穆而又於其中分爵等以相前後以前謂少進而近於墓道之中央以後謂少退而遠於中央也古者以五服之內爲族又以祖及孫爲三族曰各以其族者繼世之王以昭穆分左右凡一王之子及孫皆從葬焉過此則別授之兆域亦如國民之有私地域若如注義子孫皆附其所出之王卽以五服爲限亦勢不能容矣天子之別子衆兄弟之子皆宗焉不敢自附於祖王而葬則可附何也宗法爲双族而設也別子之

子自爲兄弟之子所宗別子自附葬於祖王其義並行而不相悖周公附葬於畢而滕爲文昭稱魯爲宗國蓋其徵也

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

死於兵謂罪在大辟及身爲不義而見戕者若執干戈以衛社稷可轉絕其兆域乎曾子所謂戰陳無勇謂臨陳退縮及先奔不得概死敵者居前謂居左右以前而近於中央耳注謂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辭意似晦

及葬言鸞車象人夫亦脈宗晉國知也氏後
孔子謂爲芻靈者善此象人當卽芻靈後鄭及
賈疏謂象人爲木偶以破先鄭誤矣

正墓位躡墓域守墓禁

正墓位預正之使後之附葬者各以序也凡事
皆貴者至然後躡止行人惟王之墓域則設爲
禁令使行者自止所謂躡墓域也若諸侯諸臣
之附葬者則有事時爲之躡而已

凡祭墓爲尸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九

以是知古無墓祭也祭祖考無以異姓爲尸
者以其氣不相屬也以家人爲尸則祭墓地之
亦可知矣

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授之兆爲之躡均其禁

此王之子孫爲諸侯卿大夫於畿內者疏謂統

同異姓誤矣外諸侯則自有家人畿內異姓卿

大夫則彼各有祖宗兆域依昭穆而葬墓大夫

之所掌也墓大夫職獨言令國民族葬而不及

卿大夫者卿大夫之祖宗皆國民也以貴而立

廟尚不敢自主其祭而使宗子主之。况敢去先人之兆域而別葬哉。墓大夫職正其位。掌其度數。則兼卿大夫士而非獨庶人可知矣。變卿大夫士而曰諸臣者。兼王族之無爵者而言也。葬於墓者有多寡。故必臨時而後授之兆。塋域有廣狹。各爲之禁。而使不相侵。乃所以均之。

墓大夫

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三

戴記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故知以服內爲限。門祚有與。衰于姓有衆寡。必限以服內。然後域可增損。人無競心。

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古者死徙無出鄉。六鄉周廻王城。必使中士各守一鄉。而遂及公邑之墓地。直其方者。亦受節制。而聽禁令焉。遂與公邑居中而守者。宜擇於其地之有司。都家則自設官。而遵用王朝之法。如都家宗人司馬之類。疏謂萬民各自守之。誤。

職喪

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泄其禁令。序其事。聞王命。命百車。以國之喪禮。曰國之喪禮者。自士以上。國皆致禮焉。與庶人異也。

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宰夫職。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宰夫使其旅。則職喪官中之士亦必泄焉。故王命有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主

事。即使詔贊主人之禮事。但據此則所詔贊至諸大夫而止。此承上文兼卿大夫士凡有爵者而不別自之。何也。王朝之士多宰夫不能皆使其旅治其喪。故以公卿大夫爲限。若此職所掌。禁令序事。則凡有爵者皆不可得而遺也。且羣士之喪。王命固不能徧及。而或出王族。或爲故舊婚姻。或有勤勞。令聞王特命有事焉。則宰夫自應特具其儀物。職喪自應詔贊其禮事。故不得以公卿大夫爲限耳。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一

大司樂

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治建者國之學政如樂德樂樂語樂舞六行六藝則始建典時卽宜具備。大司樂特治之而已。其弦誦之時歌舞之節教學之數則大司樂建之。而又治之也。曰合國之子弟者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適子國子之倅國之俊選皆造也。國子之教於虎門國子之倅掌於諸子者春秋合舞合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一

聲皆入於成均。惟士庶子宿衛者宮正教之道。藝宮伯行其秩叙不復隸大司樂耳。疑王宮之士庶子卽國子與其倅始常入於成均者考其德行道藝上不足以任卿大夫而下不至與不帥教者等。故使宿衛於王宮所以因材而任其力也。宿衛中職修而學進者仍可備卿大夫之選。宮正教之道藝宮伯歲終則均叙宰夫書其能者良者以告於上。是也。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

大司樂之屬樂師教樂舞樂儀之節大胥小胥

正樂舞樂縣之位皆樂之粗述耳

大師小師審音播器以

教瞽矇

中和祇庸孝友之德興道諷誦言語之義

非有道有德者孰能陶冶而成之大司成卽道

通德備而學士至衆一人之耳目心力豈能徧

喻哉故凡有道者皆使從問以開通其心知凡

有德者皆使觀型以變化其氣質學士之德行

道藝所恃以養成者端在於此非有司之所能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二

及也故其職無高卑其人無定數或取諸士大

夫之休老者則其德與道已久著矣是鄉飲鄉

射禮所謂先生也或以道德自重隱居而不仕

者則所謂君子也其傑出者死則以爲樂祖而

祭於瞽宗戴記所云釋奠於先師者是也古者

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從容無爲而所關於治教

者甚大太子入學而與羣士齒凡有道有德者

皆所師承習與知長化與心成於德性豈小補

哉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興賢能以進於王要其學之成也故必備六德
六行始學樂者自養其德性則以中和爲先而
知仁聖義不可遽求也有父兄在故以孝友爲
先而睦嫺任卹不能徧及也不敬則心不一無
恒則業不精故合祇庸以爲六德焉體中達
和所謂至德也敬業有常所謂敏德也仁孝友
弟所謂孝德也此養士之本故與師氏之教同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三

以樂德教國子者非謂樂有此六德謂以樂教
人所以養其六德也以樂語教國子者非謂樂
之語有此六類謂以樂教人欲其達此六語也
興者引彼物以興此事如春秋傳趙孟曰吾兄
弟比以安尤也可使毋吠穆叔曰小國爲繫大
國省穡而用之是也道者述古而道其義如德
正應和曰類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之類是也諷
者微吟誦者朗讀此二者亦與肆業時之諷誦
異如雍門子微吟春秋傳公
使歌之遂言者賦詩以自言其情語者賦詩以

答人之意也。古之人不必親相語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觀春秋傳列國君臣賦詩贈答彼此各喻其意而相應如響。惟其達於六語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同此一詩分而用之。卽可與可道。可諷。可誦。可言。可語。故知謂樂之語本有此六類。決不可通。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獨不及文王之樂者。六樂皆陳帝者之功德。故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四

於正祭用之。二南所稱。多后夫人之事。故於祭大畢而燕用之。而又用之。閨門鄉黨邦國以化天下也。蓋以騶虞采蘋采芣爲射節。而諸侯之射也。先有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先行鄉飲酒之禮。其合樂皆終於三南。則無地而不用。無人而不聞。視六樂之用尤切以徧矣。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

物

上經教樂語樂舞乃分而教之詠其聲者雖調律呂於絲絃而未合諸八音之全動其容者雖習於屈伸俯仰而未應於鼓鍾之節會故大合之以備用用之祭祀則可以致鬼神示作動物用之燕饗則可以和邦國安賓客說遠人用之閨門鄉黨則可以諧萬民鄭注謂以冬至夏至作之已不可通而賈疏更覺支離王氏詳說謂此節以天地人之大祭祀言分樂而序之下數節以天地人之次祭祀言非也此節總言以

聲與舞大合樂而治神人下乃分列天神地示人鬼所用之樂耳呂氏春秋言黃帝以嶰谷之竹斷兩節取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好異者多祖述之不知傳記存者言音律莫先於管子管子曰凡將起五音凡首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又曰凡聽宮聲如牛鳴窳中則九九爲八十一與宮聲之濁昭昭然矣周語亦曰夫宮音之主也夫不踰宮細不過羽而自黃鍾第之以至無

射齊騶忌亦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司馬遷
博考羣書而定黃鍾之管爲九寸朱子宗之而
可以他說亂之乎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凡陽律言奏陰律言歌者陽律則尙陰而樂器
陰也陰律則尙陽而人聲陽也陰陽和而後樂
成祀天之樂以陽律爲重天主生物之始故用
黃鍾陽生之律而合以陰之大呂

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六

祭地之樂以陰律爲重地主成物之終故用應
鍾陰成之律而從陽之大簇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先鄭以四望爲日月星海陳氏詳道以四望稱
祀遂據公羊注言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中包
日月星辰司中司命世儒或信焉不知公羊氏
本以三望爲大山河海其曰天子有方望無所
不通謂天子於海內名山大川皆可有事諸侯
則僅得祭境內之山川耳尙書望於山川左傳

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禮記柴而望祀山川。經傳
百家不可枚舉。卽據周官典瑞職。四圭有邸以
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圭璧以
祀日月星辰。文正相承。則欲以四望爲日月星
辰不可通矣。其意不過以天神之樂一而地示
之樂三爲疑耳。不知神之在天者無聲無形不
可以分而示之在地者有方有所不容無別。故
所用之樂各異而禮亦然。大宗伯職。天神之祀
禋祀。實柴。燹燎。同爲升煙之祭。而地示則血祭。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七

狸沉。鬻辜。求神制牲。典文各異矣。六樂所致地
示三。而天神則一義亦如此。如謂四望不得稱
祀。則四圭祀天。兩圭祀地。天地對文。俱可稱祀。
何獨於四望而疑之。古傳記於天神地示人
鬼通稱祭。或通稱祀。惟周官分祀享祭。而典瑞
職於地。及四望山川皆稱祀。司服於四望山川
亦然。諸儒之說皆由未嘗詳考經傳之文耳。

經於四瀆無明文。而參以諸職則見矣。典瑞職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則爲山川之祭可知。

矣。宗伯職以血祭祭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此經旣曰以祀四望。又曰以祭山川。則四望爲山川之大者明矣。下經四鎮五嶽崩於山。並及四鎮。則與五嶽配之。四瀆祭列四望。而不得下。比凡山川明矣。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良黃。蓋爲舊說。周特立廟祀姜嫄。謂之闕宮。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商頌推契之自出。而舉有娥。義亦如此。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八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注以先祖爲先王。先公則外此。更無所謂宗廟之祭矣。劉氏彝以爲后稷。而證以豳詩。言禘大祖似爲得之。但指意尙未分明。辨見黃鍾爲宮。

節

其

也

八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象物。及天神祭。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

象物如史記樂書師曠鼓琴白雲起風雨隨之類、
八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蕤爲徵姑洗爲羽雷
鼓靄叢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
于地上之圖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天神皆降可得
而禮矣

八鼓爲五音所由和故首舉之管與琴瑟則堂上
堂下歌奏之節也並舉之而先管者以重人氣
也凡樂八音具備此特舉其尤貴重者耳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九

子曰商聲如離羣羊則其音最悲非祭祀所宜
故其調不用
凡樂函鍾爲宮大蕤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
鼓靈叢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
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
而禮矣

八上言五變而致土示此言八變而地示皆出何
也上經列序五地土示者原隰之示耳記曰大
旅具矣不足以饗帝則方澤之祭較之原隰之

土示其感召必有難易可知矣。

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蕤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祀先祖與祀宗廟歌奏及舞各異何也。上經分樂而序之天神地示四望山川皆圜邱方澤外之次祀則先妣先祖亦大禘時禘外之特祀也。故劉氏彝之說可從然既作大武乃用以禘祀。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十

而不用於大禘與時祭何也。禮不王不禘。后稷始基十五王而文始平之至武王大統乃集。故特舉禘祀以成功之樂告於先祖而大禘時禘則舞九磬。九功之德三代所同而盡善。盡美莫如虞帝故獨用之。蓋不敢以己之功德而薦於先王先公即不敢服袞冕以享先公之義也。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雖眾由此義循而達之此周公曲體武王之心而成其德者。

也。或曰先祖或曰宗廟何也。大禘時禘皆升羣廟之主入於稷廟而獨舉於稷廟者惟禘祀及

戴記所稱特禱耳。故不曰祖廟而曰先祖。以禘祀上兼帝嚳故也。曰宗廟然後可。該七廟之大。祫時祫此因事立文。所以曲當也。宗廟之舞。武王既自嫌。何以不用象。箭南籥也。籥文舞也。文王終守臣節。豈肯自比於歷代受命之君。故周公作樂於伐崇。遏密之武功。皆不以入於舞節。而惟用籥舞歌二南。又所以曲體文王之心。而成其德也。文武之舞歌。備載周頌。大武南籥。既不用於宗廟。將焉用之。大武則禘祀而外宜用。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七

於武廟之特禱。南籥則宗祀明堂而外宜用於

文廟之特禱。

司服職享先公則鷺冕如無特禱則絕無獨享先公之事戴記所云

有可徵信於經者此類是也

至文武遞祧則爲世室。則四時

之祭皆用焉。且古者賓祭同樂。故四夏以享元

侯。文王爲兩君相見之樂。則用爲聲教者溥矣。

天之體動。故其感較速。地之體靜。故其感較

遲。然天地皆見在之氣。而人鬼則已屈之氣。故

致之爲尤難也。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獨舉大祭祀者。眡瞭掌大師之縣。則凡事用樂。以聲展者。皆大師而大司樂弗親也。疏謂實兼中小誤。周官諸職於祭祀賓客師田行役皆於職事中平序。惟此職每發凡以起之。蓋此職之大體有三。而序次亦以爲界。自篇首至教樂舞成均設教之法也。自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大合樂以下。用樂以事神人及感通之效也。此下則大司樂躬親其事者。故以凡樂事起之。其於六樂再言凡者。一以見歌奏每調必備五聲。

八音一以見每變所致百物神示之各異也。於圜邱方澤宗廟之樂皆言凡者。見凡天神地示人鬼之樂。宮調樂器皆同。特所用之舞不得與圜邱方澤禘禘禘同也。知然者。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帔舞。四方用羽舞。旱暵用皇舞。凡小祭祀皆不與舞。則次祭以下不得用圜邱方澤禘禘之舞明矣。知宮調樂器皆同者。以類相求。則舍此別無可用。又經云。天神地示人鬼皆降。則所用之同可知矣。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

獨令奏三夏者祭祀之樂大師令奏舊說歌有辭奏無辭儀禮笙六篇皆有聲無辭非也燕禮下管新宮而左傳宋公賦新宮則有辭可知矣。大司樂令奏騶虞則凡言奏者皆非無辭可知矣。卽以金奏肆夏之三言之曰三則各有篇章曲調明矣而謂無辭可乎。

帥國子而舞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三

大司樂帥國子而舞非貴遊子弟弗用也。樂師帥學士而歌徹則凡學士皆得與。大胥職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則學士蓋兼國子與。選俊。

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

此經曰王大食則膳夫職王日一舉乃少牢可知矣。曰三侑皆令奏鍾鼓則膳夫職乃始食以樂侑。卒食以樂徹而侑不至於三可知矣。朔月月半之大食然後大司樂侑則每日恒食工師。

自供其職可知矣。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羣儒據大司馬職謂愷樂獻於社不宜獻於祖非也。曾子問古者師行以遷廟主行。王制天子將出征造乎禰受命於祖。則師有功必告於祖。禰而奏愷明矣。獻於社告於祖禰。令奏者皆大司樂也。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裁諸侯薨令去樂不及四瀆何也。舉五嶽四瀆而不及四鎮則疑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十四

四鎮不在列舉四鎮五嶽則四瀆不待言矣。周官內官無三夫人而於漿人致飲見之六職無公孤而於朝位見之無通經不一見者四瀆之名必見於司空之篇而今無考也。

大札大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疏去樂據廟中而言弛縣據路寢常縣之樂而言非也。去樂者屏而不作其日暫也。弛縣者日久也。知然者諸侯之喪衆多去樂不能久也。大臣則數少而情戚。春秋傳知悼子未葬杜蕢諫

鼓鍾雜記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是以弛縣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變雖大一日之事也大札大凶大憂非可一日而弭也則屏樂期有久暫必矣侯國卿大夫數少故皆以卒哭爲期此經所謂大臣乃孤卿以上註疏兼大夫亦未安

此篇分樂合樂及律呂配合之義前儒推闡多疑似影響之談昔韓氏愈自言於經書惟求其意義之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則未嘗一得其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五

門戶朱子論祭祀無商音宋徽宗強作徵調不成必樂人辨得聲音方可理會但此別是一項也不消理會蓋周衰疇人子弟分散樂器度數及鏗鑠鼓舞無一存者而欲鑿空造說止自欺之學耳故於前儒之說相沿既久及義意猶可窺尋者約畧存之以俟後學之參考而不敢強爲之說以附韓朱二子闕疑慎言之義云

樂師

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

舞

帔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六者皆包大小舞而言而樂師所教則主於小舞也蓋人習其一謂之小舞合衆小舞而大衍之有綴兆行列有進退止齊而節之以聲音以象功德則謂之大舞。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

凡人行步及車行皆有徐有疾而舞者行其綴兆亦有徐有疾故教學舞者以行步之節而命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十六

曰樂儀也大學乃王太子春秋所有事教國子則王太子已包其中注疏以王出入言義尚可通而世儒過爲掊擊又或謂教王非教國子則謬也至爲王則無復教於成均之義矣雖孺子王出入必有捧負導引者按節以行而非樂師之職矣自士大夫以至公卿平時行步及在車或從王出入朝廟其儀無二故並於學小舞時教之。

環拜以鍾鼓爲節

朝位東西及南三面環拜謂羣臣環列而拜也
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

小事用樂如玉藻進禋進羞工乃升歌之類樂
師掌國學之政以貳大司樂王爲天子春秋入
學時聞其教戒者也小事用樂使令奏鍾鼓則
恒舞於宮酣歌於室之風何由而作哉小師於
小祭祀外別舉小樂事而注謂小事用樂者卽
小祭祀誤矣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七

饗食諸侯覆陳序樂事令奏令相如祭之儀者
明舞徹則不與也蓋以舞仕者職之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

上經掌其事總言凡樂事且與治其樂政並
舉若如常例曰饗食諸侯亦如之則似令奏鍾
鼓以下六節皆同而不兼序樂惟覆舉序樂令
奏令相然後知饗食之樂異於祭者無來瞽皇
舞歌徹三事又以見惟賓祭樂節繁多故其事
宜序若歌射節侑常膳及進禋進羞之類則無

所用其序也。疏誤。和風翔曰：內宗以樂徹，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則徹亦宜用樂。蓋學士不與而工師職之。

樂出入令奏鍾鼓

九夏惟禮事之大者用之。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是也。其獨言奏鍾鼓者，奏鍾鼓而無樂歌，此經是也。或奏鍾鼓以節他樂，此經饗食諸侯序其樂事，皆令奏鍾鼓是也。牲出入祭祀之大節也。故奏昭夏若樂器樂工，則但以鍾鼓聲其出入。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六

可矣。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注云：樂之大歌有九。又曰：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樂崩亦從而亡，故頌不能具。韋昭注國語：因之前，此則呂叔玉云：肆夏繁過，渠皆周頌也。杜子春據之，故知九夏皆有樂歌。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行趨，且異歌。况九夏之奏，皆禮之大節乎。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郊廟朝廷閨門鄉黨之樂歌，皆工師所熟習也。

兵者凶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愷歌無膚。預教必既捷。然後因事陳辭。以薦於廟社。故樂師旋以教瞽矇而爲之倡。先王務德教以養人心之和。具見於此。王氏昭禹鄭氏鏗謂大司樂王師大獻令奏愷樂爲王親征。此則命將出師。非也。曰凡軍大獻。則包王行及命將明矣。蓋大司樂掌令奏樂師則教愷歌而倡之事。相承而各有所主也。

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九

大司樂所掌乃師儒之簡任。樂德樂語之諭教。律呂之精微。禮事之重大。他不暇及。故所屬樂官政令治訟。皆樂師掌之。其職如六官之師事。與其長相成也。

王大胥

令奏樂爲王賡詩

其職命辨

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其職命辨

學士之版。合國子及鄉之選俊而言也。而所致

惟諸子何也。蓋國子入於成均之外。或在虎門

師氏保氏教之。國子之倅。或宿衛於王宮。宮伯

掌之或修業於鄉學諸子掌之國子之在虎門
及國子之倅修業於鄉學者春舍采合舞秋頌
學合聲則並入大學與衆學士比校而大胥掌
致之注專以合舞言義未備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

不曰節而曰會者舞之節必與聲會也苟卿曰
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而治俯仰屈伸進退遲
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鍾鼓之節而靡
有悖逆者蓋言舞與聲會之難也入於綴兆
也出退休也凡奏樂合舞人有定數學士習舞
則更代而徧故出入無常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三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特舉祭祀則燕饗之樂學士皆不與明矣旄人
職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
燕樂則雖祭祀惟殷薦祖考之樂學士舞之至
於燕樂則舞者伶官也自磬師至司中下士
凡六十人以舞仕而兼
通於音者必多簡任焉旄人之屬舞散樂夷樂
則燕樂之正舞之者必伶官內之中下士可知
矣公庭萬舞賢者以自傷故周公制禮不使學

士舞饗燕之樂爲其將爲公卿大夫之選其志節不可不素礪也。觀樂師帥學士而歌徹則大祭祀學士得與樂官之貳同歌。觀旄人職則正祭畢雖公侯孤卿之獻酬學士亦不可爲之屈而舞。

序宮中之事

宮中之事謂樂事也。祭祀賓客事在郊壇廟寢故特舉宮中之樂事。如王大食恒食皆以樂侑。記曰進禴進羞工乃升歌比而次之使樂有常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三

度工有定員更番遞代與小事用樂必使樂師令奏鍾鼓同義卽此所以大爲之防也。王氏安石謂比國子宿衛宮中而學道藝者其事乃宮正官伯掌之與樂官無與歐陽謙之謂宮當作官皆非也。凡諸官之長必次第官中之事惟大司樂所司皆德教禮事之大者故樂師職凡樂掌其序事正官中之樂事也而樂師之事亦甚殷故宮中之樂事又使大胥專序之。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二

大師

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

鍾

天籟人聲本有陰陽而以律同之陰陽合之也

梅穀成曰上生下生之術卽淮南所謂倍而
以三除之四而以三除之者是也商羽角宮徵
者相生之次也上九者言以九爲上也必以九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一

爲上而以徵居之者欲使宮得五爲中數也蓋
自五至一爲五聲大小之次自九至五爲五聲
相生之次而宮之爲五不異也置一而九三之
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算以爲寸法如寸法
之數以爲實而以寸法約之得一寸又置十七
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實而以寸法約之則得
九寸矣此黃鍾之宮上下相生之本蓋音之始
數之始而亦氣之始也自一而加之爲三再
加則三三爲九三加則三九二十七四加則九

九八十一故曰四開以合九九也八十一宮聲之數亦黃鍾之數十二律還相爲宮然黃鍾爲宮正也故以黃鍾之宮言之下分八十一而益一則一百八也爲徵數三分一百八而去一則七十二也爲商數三分七十二而益一則九十六也爲羽數三分九十六而去一則六十四也爲角數上生言復其所謂以本數上生也下生言去其乘謂以半數上生也蓋宮商用全徵羽用半也如此則五聲皆上生與諸家之說不同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二

然其數則一也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詩之起莫先於風謠有風則已備賦比興之三體由是有雅頌之二部故以爲序注謂教瞽矇蓋以主教學士者大司樂也不應又以屬大師不知大司樂掌建治國之學政不能一一自教也平時樂德樂語皆以屬有道有德者所謂樂語卽六詩也詩以合樂有道有德者能知義理識其大經而要管弦之節會察聲氣於細微

則非瞽師不能詳也。故又使學士受教於瞽師。如六代之舞。雖掌於大司樂。而必先以樂師之教。小舞詩書禮樂有道有德者。日講所聞。而大司成又別有論說。分職聯事。義各有當也。注固失之。而羣儒或謂此專以教國子言。亦非也。古之瞽師亦多有道有德者。而大師出自瞽矇。故瞽矇亦在所必教。而所以教之者。亦必以六德爲本焉。

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三

以中和祇庸孝友爲詩教之本。使知凡播於樂歌者。皆以興起養成人之六德也。以六律爲詩之音。欲歌詩之應乎律。然後可比音而樂之也。或疑瞽矇賤工。不當以六德爲教。夫欲使之歌詩奏樂。以和神人。乃以其藝也。而賤之。使之不知其意。不平其心。精粗本末。判然兩途。此後世禮樂所以崩壞也。且大師下大夫之秩。不爲不尊。今日所教之瞽矇。卽他日小師大師之選。觀飲射諸禮。歌畢則主人獻工。大師必爲之洗。

所以待之者亦不輕矣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

觀小師職則登歌擊拊所帥者小師也而與歌射節及獻之帥瞽同文何也豈登歌一唱而三歎小師四人或有喪疾事故不得不以羣瞽攝小師職既有明文故於此見其義與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棘大饗亦如之

疏謂祭饗賓射之鍾鼓皆大祝令之非也大祝所令獨逆牲逆尸侑尸之鍾鼓耳樂事之鍾鼓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四

乃大司樂樂師令之李光燾曰虞書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堂下之樂也其下言笙鏞以閒則閒歌也簫韶九成則合樂也儀禮雖鄉樂亦有升歌笙入閒歌合樂之四節則此大祭祀其備四節可知經不言者蓋閒則歌管之迭作合樂則歌管之竝興而已故言登歌下管足以該之也

大喪帥瞽而獻作匱謚

羣王子夫人九嬪大史賜謚卿大夫小史賜謚

而大喪之諡則大師作之。且帥羣瞽而廡。何也。蓋古人諡以易名。苟失其實。是欺天地神明。不誠於君父。而見疑於天下後世也。故至於南郊稱天以誅之。非嗣王及公卿大臣所敢專也。大師及御瞽。自王爲世子入學之時。而性質言動聞之已詳矣。終王之身。自祭祀朝會饗射。師田以至起居飲食出入燕游。師與瞽常在側。且賤而無目言。無隱避。俾各陳王之行迹。而大師取衷焉。蓋天子至尊。所畏者惟天。所懼者惟天下。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五

萬世之公議。故定諡於南郊。以示天鑒之甚明。陳言於羣瞽。以彰人心之公。是所以大爲之防。而正君德也。○○○曰作諡義已備矣。而加匱者。記曰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也。疑夏殷以前皆卒哭始諱。至周則既殯卽作諡。而諱名。故以匱諡顯此義耳。不曰既殯作諡者。曰既殯則其期寬。曰匱則在殯之初。卽諱名可知矣。

小師

掌教鼓鼗祝敔塤簫管弦歌

鼓當作樂器注出音爲鼓以眠瞭瞽矇二職所掌樂事皆自播鼗始耳賈疏遂謂六鼓皆鼓人教之不知鼓人所掌者鄉遂之事眠瞭不宜受教於鼓人蓋六鼓音聲之節鼓人自以教鄉遂之共聲樂者小師自以教眠瞭竝行而不相悖也李光坡曰八者之序蓋自下而及上自鼗以及精匏與金石則磬師鍾師笙師搏師掌之矣鍾搏笙磬其類不一故各有專之者

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六

大師令奏擊拊則大師令之而小師乃擊之耳注疏似誤

大喪與廡

小師佐大師以教羣瞽故陳王之行迹亦與焉則作謚得與大師商論可知也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鞀

大師職令奏鼓鞀亦大師令之小師鼓之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六樂聲音之節樂工皆能按焉而其和與否則

非知音識微者不能辨也。故小師掌之若大師聽軍聲而知吉凶。則非身備六德而神明於六律之音者不足以與於此。

瞽矇

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可循。柷。敔。一聲。鼗。可執。而搖之。若他鼓及鍾磬擊之。必於其所。非無目者所能任也。故眡矇掌之。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七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大師作匱諡書於世本者。小史之事。非瞽矇所能任也。歌詩或以琴瑟於世。繫無取焉。蓋王暇時。俾瞽矇誦詩以陳善敗。或道前世之昏明。定諡之美惡。以爲法戒。或奏琴瑟之雅聲。皆所以養王和敬之心。而使匪僻無由入也。注並誤。

眡矇

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蓋所掌樂事。皆有以鼗。瞽矇播鼗。眡矇又播鼗。蓋所掌樂事。皆有以鼗。

為節者。武。故。周。文。義。而。藏。大。旅。之。樂。器。
掌大師之縣。新。舊。禮。記。卷。之。二。十。二。
觀此則知凡宿縣皆小胥泄之大胥展其器惟
大祭祀則大同樂以聲展耳。禮。記。卷。之。二。十。二。
大喪。廢。樂。器。大。旅。亦。如。之。禮。記。卷。之。二。十。二。

凡瞽矇所掌者。眡矇皆廢之。磬師鍾師無廢器
之文。而眡矇擊笙磬頌磬。且掌大師之縣。豈廢
之者亦眡矇與。大喪之樂器。雖具而必估。大
旅之樂器。雖陳而不奏。故連類而及之。古者山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八

崩川竭水火大禘皆以喪禮處之。祭祀吉禮也。
國有大故而旅。則凶事也。陳樂器而不奏。吉凶
相采而取其中也。注謂旅非常事及時乃興造
其器。非也有大故而禱祈可俟興造之成而用
之乎。蓋以凶事而用郊廟吉禮之樂器。非所安
也。故別有大旅之樂器以待事。而事不常見樂
器久弛。故及時修整。亦可以云廢耳。此職承喪
器而言。廢故笙師職復言大旅。則陳之以著喪
之樂器。旋造則及葬而藏。大旅之樂器。夙具。則

及時而陳耳

賓射皆奏其鍾鼓磬愷獻亦如之

賓射皆奏則祭祀不必言矣

典同

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

大師所掌者制律以合聲典同所掌者依律辨聲以爲衆器也四方之聲如管子及呂氏月令所載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九

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

齊與食醫所和之齊同義謂其分之所際也蓋以十有二律之數爲衆器之度以十有二聲之齊爲衆器之量度必以律之數者記所謂百度得數而有常也中之所容雖同而形之回符侖侈異則音亦異焉故必以十有二聲爲之齊

磬師

掌教擊磬擊編鍾

旣設鍾師而不使教擊編鍾何也石音難調鍾
爲聲律之綱故編鍾並使磬師教之金石之聲
諧則衆音皆可依之以爲準而各得其齊量矣
詩曰旣和且平依我磬聲書言韶樂之盛而總
以夏石拊石皆此義也

教縵樂燕樂之鍾磬及祭祀奏縵樂

六樂之外別有縵樂燕樂何也六樂及四望山
川則其餘皆小祭祀耳小祭祀或不興舞則禮
必畧疑獨用絲音以爲樂章如笙詩之類故謂

周宮析疑

卷之二十二

十

之縵樂燕樂則大祭祀饗食射禮之終皆用之
古者絲音獨有琴瑟而或曰弦歌或曰縵樂
豈與人聲相和者曰弦歌有聲無詩者曰縵樂
與祭祀升歌間歌合樂有定法而復有縵樂者
蓋無算樂之後或獨操縵而不配以歌曲也
李鍾儵曰縵樂用於祭祀而不用於饗食何也
大饗備樂徧舞與大祭祀同無所用之

鍾師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

采繫

射節所奏。詳具射人職。此職似可不詳。然泛云。凡射。掌金奏。則似別有射之金奏。而不見其卽。以爲騶虞。狸首。采蘋。采芣之。歌節矣。猶六摯已具。宗伯職。復見於射人。明以射而朝。則各有摯也。

笙師

掌教。歛竽。笙。塤。籥。簫。箎。篪。篴。管。春。牘。應。雅。以。教。祓。樂。

塤。簫。管。小師教之。復列是職。何也。凡樂之用人。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十一

氣者皆笙師教之。故使兼教三者。所以審音。不厭其詳也。小師所教。草木絲音。他職不兼。何也。草木一聲。絲音絃度。顯然可按。惟人氣高下。疾徐。其辨甚微。教之尤不可以不審也。

大喪。廡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惟笙師。罇師。籥師。司干職。有奉藏葬器之文。蓋笙師所掌。竹。匏。土。木之音備矣。罇師掌金奏之鼓。金。革之音備矣。籥師所掌。文舞之器備矣。司干所掌。武舞之器備矣。絲。石。宜磬師奉藏。蓋簡。

之殘或傳寫遺失也。然大司樂大喪泄廡樂器。樂師凡喪陳樂器而眡瞭廡之則無二音之器。獨缺之疑矣。眡瞭職無奉而藏之之文者。眡瞭卑賤爲諸官廡之而奉則非其事也。賈疏乃云文不具誤矣。果爾則諸職奉藏之文宜盡削。惟於眡瞭職廡樂器下增及葬奉而藏之。豈不辭約而義明。乃詳其所不必詳。畧其所不可畧。以蓄疑端。經文不宜亂雜無章至此。

大旅則陳之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七

大旅之樂器繫大喪之後。而惟見於眡瞭笙師二職。何也。於眡瞭言廡。則凡樂器畢陳可知矣。於笙師復言陳。則陳而不奏可知矣。大旅陳而不奏。以喪禮處之之義也。笙師鋪師籥師司干皆言奉而藏之。而與庸器不言。何也。其所廡筭簾也。鋪師旣奉鍾磬。則竝以筭簾往可知矣。以是知聖人作經。文不虛設。而事畢。該文皆覆。

樂鋪師

掌金奏之鼓

鍾師所掌者金奏之節。鎛師所掌者金奏之鼓。節而擊之者則眡瞭。眡瞭職賓射皆奏其鍾鼓。鑿愷獻亦如之。是也。如二師自奏則賓射鑿愷之鼓。既列職於鎛師。復列職於眡瞭。不可通矣。二師無教。擊鍾擊鎛之文者。磬師職曰教擊磬。擊編鍾。則特縣之鍾。鍾師教之。特縣之鎛。鎛師教之。不必言矣。郊廟朝廷之樂事。鼓人不與。故金奏之鼓。鎛師兼掌之。從所便也。猶金奏掌於鍾師。鎛師而四金師田所用。則鼓人兼掌之。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鑿皆鼓之。守鑿亦如之。鎛師所掌。卽鼓人所教。而別爲二職。何也。鼓人所鼓。神祀社祭。鬼享軍旅。田役之金奏。以及祭祀百物之神。皆用於鄉。遂都邑者。故屬地官。鎛師所鼓。祭祀饗食。賓客大獻。皆用於王朝者。故屬禮官。惟鼓鑿二職竝列。而鎛師大獻鼓愷樂。守鑿鼓人則無之。然後知鎛師所掌。乃王朝之事。其夜鑿。惟王親在行。則然。若鼓人則凡軍旅。

通掌其鼓與鼗也。陳氏暘引樂志鼗鼓長丈
三尺破注謂夜鼗卽用鼗鼓但鼓人職以鼗鼓
鼓軍事下言凡軍旅夜鼓鼗軍動則鼓其衆脉
絡相聯而不另列鼗鼓所引樂志不過後代之
制未可據以破注也。

韎師

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

東夷之俗於三方爲美則其樂亦於諸方爲優
故其官特稱師而祭祀大饗皆舞之不與諸方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十四

大饗亦如之。

明小賓客之饗食及燕射皆不用也於大饗奏
之以示王化所被之遠致此之難蓋君與臣交
警之。

旄人

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散樂蓋五帝三代之遺聲不在六樂之內者如
樂記所稱歌商歌齊之類及大史采風取其善

者而播諸樂府也。有聲歌則亦宜有舞矣。肆散樂所以昭美善之不遺。存夷樂所以示威威之遠耀也。蓋祭祀賓客無算樂時或用之。九服土風不同則舞亦各異。故四方願以其舞試者皆隸焉。

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曰其所以別於燕樂之正也。謂散樂夷樂之附入燕樂者。

籥師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五

掌教國子舞羽歛籥

樂師掌教國子小舞。則凡六樂中文舞武舞具矣。籥師所教獨舞羽耳。大師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則弦歌具矣。籥師所教獨歛籥耳。籥師獨教羽舞。則帔舞皇舞之類。皆舞人樂師教之明矣。獨教歛籥。則弦歌乃大師教之明矣。所以別設一官以教二事者。國子藏修息游。諸舞或不能闡。而羽舞於燕居尤便也。琴瑟無時不御。而管音則歛籥尤雅也。陳氏暘乃謂籥師教文舞。

而武舞不與司于掌武舞而文舞不與乃無益之辨且與經傳牴牾

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

鼓無專掌九夏之鼓鍾師掌之緦樂之鞀亦屬焉金奏愷樂之鼓鋪師掌之夜鑿之鼓鼓人鋪師分掌之祭祀饗食樂事之鼓大司樂樂師大師令之故籥師所鼓獨羽籥之舞

籥章

掌土鼓鹵籥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六

笙師所教已有籥而別設籥師以籥師所教者國子而笙師所教者瞽矇眡瞭也既有籥師而別設籥章以管與聲樂及所用之事各異也黃帝已制律管而伊耆氏乃用葦籥則其聲少變其用尤廣可知矣革木一聲尙有其節以土爲鼓則聲尤質節尤希可知矣蓋逆暑迎寒祈蜡賽禳無地無人不可事焉故特作鄉野士民易習通用之聲樂而並不言所教之爲學士爲野人也其官名籥章何也以歛鹵兼風雅頌校他

樂歌爲繁。故但掌其章句。使人誦習。至歌之。則止。歛葦籥。不若二南雅頌。詩歌與律呂必一一相應。

凡國祈年于田祖。歛幽雅擊土鼓。以樂田峻。

惟此言國何也。祖迎於坎壇。爲六宗典祀。則逆暑迎寒。王當躬親之。若祈年祭蜡。則鄉遂縣鬲之小吏。皆帥其民而報賽焉。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豈能越王都而徧共其事。故曰凡國之祈年。以示所共者。惟王躬親及公卿攝位之祈。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七

蜡耳。王氏安石以田峻爲司嗇。非也。司嗇乃后稷。不可以田峻當之。八蜡內有司嗇。又有農。農卽田峻。蓋古之始耕田者。先嗇止一。而田峻隨地不同。猶國學舍菜之先聖先師也。

國祭蜡則歛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幽詩王業之本。而不陳於宗廟。何也。所言乃田

家之事。不可與六代之樂竝。又不可與燕樂縵

樂夷樂雜陳。用以逆暑迎寒。索饗萬物。協天時。勸民事。義精而教溥矣。二南風教之原。故以爲

燕樂用之鄉黨邦國以化天下。后夫人卽事於宗廟。故祭之末亦歌焉。

鞞鞞氏

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鞞師旣掌東夷之舞。旄人又掌舞夷樂。則此職所掌四夷之樂爲聲歌明矣。而復曰與其聲歌。何也。其聲歌可比於樂者。則於無算樂用之。其不可以比於樂者。亦存而不廢。識其土風。列其善敗。以備觀省。如六服內之有方志。大師所陳。周官析疑。卷之二十二。大。之有變風耳。

典庸器

掌藏樂器庸器。

樂器諸官分掌之。而復掌於此職者。如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及琴瑟管籥。先王先公之手澤。口氣存焉。不可更用。又不敢棄置。則必藏而世守之。祭祀或與裳衣宗器竝陳。

大喪廡筍簋

筍簋蓋方廡時則縣之。入壙則去之。此職所以

不言奉而藏也。戴記有鐘磬而無筍簞。或異代之制。或有而不縣與。

司干

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

司兵司戈盾。祭祀皆授舞者兵。此職則授舞器。何也。五兵之外。別有舞兵舞器。如大舞之玉戚。桑林之旌夏是也。且羽舞中帔皇之屬。皆包焉。干卽盾也。既有司戈盾。而別設司干。何也。彼用之於戰陳。此用之爲禮器也。司兵授戟與二矛。司戈盾授戈及而無盾。正以舞者之盾。司干授之耳。且武舞之干。不獨五兵有之。蓋五兵軍衆所執。如大舞之樂象王者杖鉞秉旄象軍帥者。執玉戚皆宜有干。則司干所掌。不獨五盾也。舞者既陳。然後授器。何也。六代之樂舞器各殊。必行列既定。就而分授之。乃無舛誤。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九

